

醫療從業人員生命裡，總會有個病人喚醒自己的初衷，而我在醫院見習所遇見的病人小好，讓我從和她的互動過程明白，聽不見的自己如何溫柔地厚愛他人。

職能治療，是我大學所修習的醫學專業，在台灣分成生理、精神、小兒三大領域。輔導失能者轉銜就業的教授，曾在畢業前語重心長地對我們學生開口，就算是在意外事故失去四肢的個案，都有獲得一份工作的權力與資格。而如何讓脆弱的生命重新站起，協助障礙者以不同於身心健全者的方法，解決生活裡大大小小的困難，尋獲存活的生命價值與意義，正是職能治療師每日所操持的工作。

還記得在台大精神部門見習的第一天，指導老師走近身旁拍著我的肩，向在場的成年病友們介紹「各位，這是盧老師，待會的院外活動，他會跟著我們同行！」這時有個女孩走近，我開口問候「你好，我是盧老師，該怎麼稱呼妳呢？」女孩瞥眼後低下頭沒有說話。「她叫小好」在旁的前輩代為回覆，轉身便繼續忙碌。隨後的外出時間，我不斷探問「小好你喜歡什麼？我們去逛服飾店？還是去吃點心？」但女孩總是沉默，頂多點頭間或露出無奈神情，始終沒有任何應答。在我側身不注意時候，小好的雙手多半在空中揮舞，試圖往我這頭攫抓，卻又在意會自己行為的下刻，趕緊收手阻絕任何的碰觸。

「小好~看我這裡~」？「我的這個是『助、聽、器』，因為天生聽力不好，總聽不見大家的聲音，以前只能自己一個人不斷努力，因此好辛苦好辛苦。所以啊，如果妳有想說的話，還麻煩大聲開口，我才聽得清楚」「.....」
「其實我們每個人，總有需要別人幫忙的地方。能跟我說說你的嗎？這樣我才能更瞭解你，在清楚你需求的同時，給予更多的支持，今天我們的出遊，也能更自在」「.....」正當我準備放棄話題，小好突然開口了「你知道

嗎？自閉症的我不喜歡說話。」「哎呀，那我剛才跟你說了好多好多話，會不會太失禮？」
「嗯...不會...」

未料小好緩慢說著自己就讀的學校，說起是誰把她帶來醫院。說出那些回憶的同時，提及親人離世，小好卻沒有任何情緒，像是那樣的生離死別，離她的世界好遠好遠。「會難過嗎？」她搖著頭。於是從小好的敘述裡，我藉由傾聽者的角色，開始進入她的生命。那樣與整個世界的隔離感，讓我想起小王子童書所建構的星球。如果在紛繁的星星裡頭，也有屬於小好的世界，又會是怎樣的風景呢？我很難想像，卻不斷揣度。會有她喜歡的薰衣草跟點點花紋吧。而在院外活動的最後，當我揮手和眾人說再見，只見小好轉身回頭，在不遠處喊了句「謝謝你，盧老師」那刻的眼神交流，她的星球上，想也有了我的存在。和小好的互動讓學生時期的我明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與脈絡，但很多時候我們卻最先看見對方的病症，而不是在疾病之後最真實的個體。就是因為我們只看見最表淺的症狀，未曾去傾聽同理，才讓我們社會對於精神疾患有著過多的恐懼與汙名。如果我只看見小好的手往我這頭揮舞攫抓，也許我會跟這社會多數的人同樣誤以為，小好是個具攻擊性的「神經病」，是整個社會的累贅亂源，要把她抓起來徹底殲滅。幸好因為自己是個聽障者，同為社會中少數的弱勢，也因為受過專業的職能治療教育，有機會用更多方法去誘導，進而傾聽屬於小好的生命故事，得已進入她那被整個社會的冷漠，所隔離的小小星球。臨床醫療許多決策，都需要醫療從業人員和病人之間的妥善溝通，以個案為中心的我們治療師常詢問病患，在這段復健歷程中渴望達成怎樣的目標，向他們伸手以圖一起努力。

以精神科為例，病人接受復健往往因為心理與精神的相關疾病，造成認知行為或情緒表

現的異於常人，導致未能做出和大眾相同的言行與職能活動，從而難以融入校園、職場甚至整個社區生活。所以在生活中四處碰壁的病人，前來求助於治療師的幫助。而在成人精神科的診間，常聽聞想進步到得以離院工作討生活的答案。還記得曾有精神專科醫師在講台，對我們這群新手治療師告誡，許多病人由於心智異常，口中所提的需求並非真實，需要我們專業的定奪與再三判斷。

但在和無數病人互動過程讓人發現，病患口中「找工作」三個字背後，其實深埋不同情緒溫度的故事等著我們傾聽。可能病人想找工作，是覺得現有生活屢遭拘束，尋求獨立生活的自由感是他的人生目標。也有病人想找工作，是心底有源源不絕的購物慾，想有足夠金錢買東西，以滿足對物質生活的享受。但在臨床也有病人開口說起，想找工作的原因在於，發現自己憂鬱症的病情讓父母倍受煎熬，希望能早點有工作能力卸下雙親重擔，完成為人子盡孝的本份。

但獨立生活的前提，找工作不一定是先決條件，可能要先訓練病患如何自我照護，大小如廁與使用衛浴的基本生活能力。面對源源不絕的購物慾，有時讓病患學習控制對慾望的衝動更是個好方法，從根本原因下手節制才能真正的對症下藥。面對著急求職想減輕雙親負擔的憂鬱症病人，透過活動團體引導他們思考盡孝其實有更多不同方法，也許父母想要的不是大富大貴，而是自己的孩子能夠健康快樂的長大，而如何讓自己求生的意志不被打到，也能寬慰父母長久以來的辛勞。別讓病人拿急著想康復的心情，在停滯的現況變成壓力而擊垮自己，反到丟失逐漸復原的大好機會。

面對具備相同需求人事物，試圖釐清背後的不同成因，去分析判斷並引導生命找到出路，正是醫療中的所有以致全部。其實記憶中那位精神專科醫師說錯了！精神科所接觸的各式病人，口中所有一切都是真實的，只是可能他們設定的目標與現有能力的比較，過於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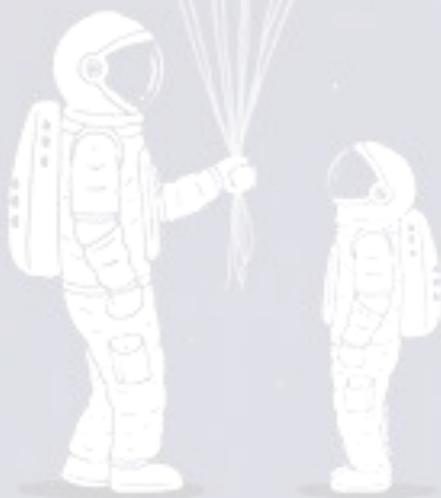
難而如天方夜譚。又或是病人身處思緒的泥沼中糾結，只消醫者適當的指引協助，方能從紛亂如麻的夢魘中脫逃。但深究精神科病患種種對生理、對感情、對自我實現的需求，和常人究竟又有多少或多大的不同？不正和一般人都有著相同渴望，和我們都同樣渴望著被愛，同樣渴望著幸福？

「如何讓脆弱的生命重新站起，協助障礙者以不同於身心健全者的方法，解決生活裡大大小小的困難，尋獲存活的生命價值與意義，正是職能治療師每日所操持的工作。」教授曾經的教誨言猶在耳，無論是難以進行穩定人際社交互動，甚至出現反覆固著行為，導致被他人異樣眼光看待而難以融入社會的小好，又或是被找工作的焦慮感壓得喘不過氣，以致引發憂鬱症狀低潮的病人，這些身心障礙者生活所面臨的困難，不正和我們身邊大大小小的人物沒什麼不同？我們都各自馱負著生命的重量，只是在不遠處有些人的身心靈創傷與疼痛太大，需要這社會中其他人的支持與撫慰，需要我們所有人的友善與同理心，去為這國家建構更好的將來。

台灣，是個美好國家，哪管這社會經歷各式價值主義亦或意識形態的分裂與對立，年輕一輩也總嘲弄這是個毫無希望的「鬼島」，但是站在這小小島嶼，總有一個又一個的小人物，在生活中堅持著而不放棄。無論是為了體貼父母而跟疾病抗衡的憂鬱症病人，又或是在這社會角落協助一個又一個的身心障礙者，尋找自我生命價值與意義的治療師，甚至在那些我們看不見或不曾關注的地方，有社福團體為了普世人權的捍衛而走上街頭倡議，有關心人民生活疾苦而勤於問政的立法者，力圖和失靈的國家機器相互分庭抗禮。真實世界對於身心障礙者仍然有令人傷痛的歧視與輕賤，層出不窮的惡意言行與暴力就在我們身邊，但還有這些對於弱勢身心障礙者的關心，建構友善社會遠景的「希望」永遠常在。

哪管今後要在炎涼世道打滾多年，我想我永

遠會記得身為菜鳥見習生的那天，某次院外活動解散小好轉身回眸，開口所留下的「謝謝你，盧老師」這句話，跟著太年輕的我就此長大。原來願意去傾聽一個人的生命，試圖理解感同身受，正是你我今生所能給予最大的愛。而如何溫柔善待他人，在看似天方夜譚的艱難中尋求希望，正是職能治療師身為醫療從業人員這志業的真正價值。建構友善國度需要的，不是達官顯要的作秀辭令，而是我們每一個小人物，都能在自己生活中對於弱勢的支持關心與願意看見。而走在這條路上的我還是學生，卻在心底開始明白假若再遇見下個病人，自己仍將以滿心的欣喜，牽起他或她的手，走進那一個又一個，與這世界相異卻仍多彩的小小星球。





失落

醫學系六年級 李振宇

幾天前，奶奶在涼椅上看著窗外，秋日的陽光替奶奶罩上一層金黃色的薄紗。奶奶沉默不語，我陪著她一起安靜；忽然，她想起什麼似地笑了，我也跟著笑了。

我從小和奶奶非常親。不光是我，八個堂表兄弟姊妹也跟奶奶感情非常好；另外，還有包括我父親在內奶奶自己的五個小孩，這些孩子，全是由她一手帶大。民國三十八年跟隨國軍來台以後，這名山東姑娘一肩扛起了家中的生計、養兒、教育、和娛樂的擔子。爺爺死得早，孩子與母親特別靠近。但父親故事裡的媽媽，和我記憶中的奶奶似乎在眼神、身形、舉手投足都十分不同。她的媽媽經常大吼著小孩上桌，吃一頓好不容易張羅到的晚餐；我的奶奶常常吆喝一聲，把滿滿一桌菜擺上桌後，就坐在窗邊的椅子上，自己抽起菸來了。我們唯一相同的回憶，就是奶奶那雙農莊大腳與豪氣的山東鼾聲。

小時候的夜裡，我和父親都曾抱著枕頭，摀著耳朵，躲避從天而降的震耳鼾聲。左翻右滾，若躲避不了，就踢一踢奶奶的大腳。她睡覺喜歡翹起一隻腳，因此踢掉了翹起的腳後，碩大的身子會微微一震，通常能暫停鼾聲片刻。我們就趁著那時趕緊入睡。閉眼前，夜晚捕蚊燈澄澈的藍光平貼在牆上，堂表兄弟姊妹各色的睡衣與各式的睡姿，還有當時片刻寧靜的小房間，逐漸刻劃出我個人的色彩印象與聲音情感裡，最重要的一個空間。

某天下午以後，那樣熟悉的聲音就開始慢慢消失了。

醫師說，下班回家的伯伯發現的時間太晚，奶奶當時雖然坐在沙發上規律平穩地呼吸，實際上腦中的血管破裂可能已經對腦部造成損傷了。接下來的幾天、幾個月裡，她曾試著發出尖銳而沙啞的聲音，嘗試告訴我們，她餓了、渴了、累了。也曾在家裡跌倒了幾次又被送進醫院。身體上突然的轉變似乎慢慢減低了奶奶行動與溝通的意願。我記憶中的奶奶非常強壯，曾經坐在甲板上，吹著海風，望向未知的遠方；幾年裡，漸漸地她唯一願意做的，變成在椅子上，抽著香菸，看著窗外的天空。

奶奶變得不能語，家族開始互相不理解。每個人有滿溢的孝心，也有滿腹現代人的苦衷。誰來照顧奶奶、誰能放下工作去守護一位老人，正如老人以前保護著他們一樣，每個人想到這一點就是一陣委屈與辛酸。大家都覺得不幸福了。以前年夜飯奶奶一人做十二樣菜，大家圍著一起吃。有幾年，大家各自帶自己家做的菜，分著吃。然後在好不容易團圓的日子裡，討論舊的一年，新的一年，誰該多負些責任，誰該來負責照顧。

也許奶奶很幸運，不用加入爭吵或發表任何意見。只需要在一旁靜靜地抽著她的煙。吆喝聲、責罵聲、家鄉的味道、以前的故事，就這樣被鎖在奶奶的記憶裏頭。

當時的我覺得，當人不能言說時，似乎會變得越來越透明，越來越輕。曾經自己一人養育了十多個小孩的女性，在失去語言以後，就像進入了消逝在空氣裡的旅程。我好

像並不特別難過，也不害怕，我知道人會生病也會死亡。對著自然法則生氣或懊悔實在不是件明智的事。但心裡就是空了一塊，像石頭被磨去的稜角，樹木中心的蠹蝕，沸水上頭的蒸氣，都在時間的流動裡，隨著奶奶逐漸老化的身軀，安靜地消逝。

我從小到大一直對幸福的感覺有一種偏執。幸福必然是富於色彩，在空間裡充滿各色身形；幸福必然是充滿人聲，在身影的縫隙間，笑聲膨脹、快速移動。如果偏離了定義，必然不屬於幸福。要重新適應並改寫這樣的記憶很難，像進入了漆黑悠長的洞窟。路一直往前，身一直陷落。

引著路燈，走出洞窟的人是我姑姑。東方的女性極其偉大，一如姑姑的母親，我的奶奶，她選擇辭去工作像她母親守護她一樣的在她身邊保護著她。她點起一盞提燈，營造了新的家，新的空間。原來幸福不需要花俏。姑姑的家並不大，有兩條狗，還有姑姑，每天伴著奶奶看日初與日落。原來路只要一直走，不要放棄，就能夠找到安身的家。

當時奶奶自己一人坐上了開往台灣的船，到了台灣生下孩子，養了孫子，累了坐在椅上抽菸，病倒了躺在床上發楞。現在的她，時常坐在姑姑家的涼椅上看著窗外。也許是記憶的畫面被永遠封存在時光裡了，得不到的最是苦澀。但是時間依然在往前行走，彼此的生命也不斷重新在交錯中凝結新的回憶，也因此有了新的意義和感動。

那一天午後，斜陽將客廳照成溫暖的金黃色，奶奶是，我也是，一起笑了。



醫學系六年級何書發

一棵不知名字的樹

我是一個醫學系六年級的學生，與三四年級時相比，學習的地方更多是在臨床場所，也就是患者的床邊。漸漸地我接觸到有關「生命」與「生命不存在」的議題。過去刻意忽略的問題，如今都變得無可避免；在幫助他人尋找答案之前，需要先對自己不安的內心交代。

「你心，安嗎？」這是好友即吾常問我的一句話，很短，卻也像一句偈語。我一直沒有答案。

那是一個初秋的早晨，夏日的溽暑已退去，颯爽的是秋風，清明的天空顯得很高，閒適的是遠方橫躺二道稀疏的雲。明亮的陽光直射，激起林間一抹如絲綢的煙，眼前景色明亮，彷彿一切都看得清楚，卻也因為透過一層煙霧，而什麼都看不清楚。既清晰得像真實，卻也朦朧得如夢境。環繞台北七星山系重巒疊翠，晴空樹林雲煙；湛藍墨綠濛灰，而就在那一幅如畫風景中一個看不清楚的角落，有兩個移動的點，是我與好友即吾乘著秋高氣爽這人間好時節到郊外踏青，一解整個夏天鬱積的暑氣。

親山步道蜿蜒向上，林間氤氳霧氣碰上皮膚沁涼。越爬越遠離地平面。陽光從樹梢悄聲探入卻被林間煙透漏了蹤跡，千絲萬縷的金黃從樹梢流瀉，又因時間而變化萬千。我與即吾停下了腳步，為了欣賞這光與影的探戈，雲深不知處的鳥囀，伴隨著陣陣風與樹葉、與流水、與石頭摩擦的聲音，在此時也傳入耳朵。這一切都太美好了，美好到好像抓住其中一種，就必須要放棄其他一般，

美得令人缺憾，美得令人心痛。

路邊有一棵樹，一棵很大的樹，樹梢隱沒在雲霧中看不見的地方。樹根呈跌宕起伏之勢，樹幹卻筆直而柔順，像是極熱情奔放與極冷靜沉著的交集。樹上有花，鵝蛋黃的花，小小的，甜甜的，開在世間如此偏僻的角落，明顯不是為了被誰看到而開的花。樹冠隱入繚繞的雲煙之中，隱約可見又隱約不可見，猶如向上通到另一個世界，而傳下了一首優雅的樂曲，時而清雅時而窈窕，為這棵樹增加一分神秘的神性。

我與即吾在樹下小歇，「最近過得如何？」許久不見，即吾問。「還不錯！學校必修課生死學给了我一些機會去思考以前比較少慮及的生與死問題，但也激發出很多疑惑縈繞我心。」我如是答道。

即吾：「哦？聽起來很有意思，例如什麼呢？」

我：「例如，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整個宇宙終將一片死寂，既然一切都要消失，生命有何意義？如果沒有意義何必活著？如果活著有意義那麼當生命結束不是很可怕？」

即吾拍手笑道：「妙極！聽你說話的方式竟有點像辯論的味道。也聽得出來你已經思考這些問題很久了。這是一個大哉問，我也沒有辦法直接回答，且容我以問代答，讓我問你一個問題幫助思考。」

我：「當然好，請說！」

即吾：「你心，安嗎？」

我：「唉呀，又是這個問題，你知道我總是回答不上來的。」

即吾：「問題不一定只是要答案，思考問題本身就是一種收穫，更況且以前回答不上，不代表現在回答不上、未來回答不上，你看這裡那一棵大樹，印度思想家佛教創立釋迦摩尼也是在樹下沉思而領悟，你何不也試試！我正好也想睡個午覺，你可以慢慢思考！」

說完就靠著樹幹閉上了眼睛。

聽了覺得頗有道理，我也找了樹下一個平地坐下。

「生命是什麼？」

「生命有意義嗎？」

「生命結束是可怕的嗎？」

「你心安嗎？」

問題盤旋。

於是我閉上眼睛開始思考。嗯？這是什麼香味？原來是花香，那開放在深山中部為了任何人，兀自綻放的花。生命的意義不也是如此，即使沒有人知道；即使千年之後沒有任何人記得，當它本身是多麼美好的，它就是如此美好的，恰如其分，既不多一分也不少一毫。生命的美，即使宇宙終歸沉寂，結局也不會否定過程的美好，生命的價值來自於其本質。此時一陣微風吹過，想起林間光與影的美景，那是一幅很妙的景色。生命很美，美得像燦爛陽光，而陰影只是陽光不存在，生命的結束不是失去，只是回到生命不存在的型態，如果有在陽光照射時感受陽光的溫暖，那一切就都值得了。當我好像漸漸對於自己原先心頭的疑惑有交代時，此時心中竟慢慢浮現出一種安心的感覺。以往不安時，整日惶惶恐恐，即使感受好的風景，也擔心感官有限會顧此失彼，甚至為錯過了一些風景感到惋惜，而今心安處，當下即是美景，風清涼得神清氣爽，鳥鳴悅耳得心曠神怡，一切都是純粹的美，也美得很純粹。原來「心安」是問題也是回答，我心安處是吾鄉，心安的當下就是真實的生命，剎那已是永恆。

思考的時間好像過得特別快，一轉眼已是薄暮時分，遠方山腳升起裊裊炊煙，即吾也轉醒。他先是沉思了片刻，然後對我說：「我剛剛夢見自己變成一隻蝴蝶。我在思考：『究竟是是我做夢變成蝴蝶，還是蝴蝶做夢變成

人』，而又哪一個生命才是真實？」

「你心安嗎？」我學著他的語氣。

即吾聽了，先是頓了一秒，然後發笑道：「感覺你剛剛思考了很多，也收穫了很多。痛快痛快！時間不早了我們下山吧。」

夕陽透過彩霞，柔和著下山的路，回首望向那棵不知道名字的樹；或許也不必知道知道名字，即使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或即使我同眾人喚它做桂樹；或即使我喚它做梅樹，它依然是它，花也會依然綻放。如同即便我還是不知道生命的全貌，生命依然美妙。沿著蜿蜒小徑我們哼著歌下山，景色如上山時一樣美，或者更美。

「是呀，心安處即是真實，安於此時此地，當下就是人間好時節。心安於此的當下就是我們真實的生命。」





林智偉

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二年級

告別，逝

那一晚帶著忐忑不安夜闖病房，儘管當時早過了會客時間，在病床前，緊握著你的手，輕撫著瘦到快認不出來的臉龐，既心疼又生氣，竟然默默獨自承受病魔的折磨，現在只能在耳邊悄悄話，「你很累了，是吧？」像是聽不到回音的吶喊。

陪在身旁的，不再是甜美可人的學妹，而是疲憊但卻更顯堅強的妻子，聽著她娓娓道來，你發病後的固執與辛苦，我們不敢想像，是怎麼拖到不能再拖，當時學妹怎麼沒有好好給你一巴掌。這麼擔心麻煩別人，卻讓人最是擔心沒有被麻煩，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聽到了，時而翻白眼，似乎在嘲笑我們的後知後覺，更多時候則是陷入昏睡，像個犯錯的小孩，乖乖認份挨著罵。

離開病房時已是子夜時分，靜默沿路跟隨，一同越過醫院長廊，年少輕狂的記憶瞬時湧現，屬於你的人生跑馬燈是否出現我們的那一幕？可不可以按下暫停播放鍵，讓當時的開懷大笑停格在最燦爛，我們還沒準備也不打算說再見。

陸續通知更多趕不及見最後一面的同學，除了震驚不已，有人情緒瞬間潰堤，放聲大哭，卻也喚不回昔日熟悉的身影。熱心的班代開始號召夥伴們歸隊，追思討論群組隨

即成立，同學們接力上傳手邊舊照，精心製作影片，搭配催淚的感人字句，準備全力放送。

設定了通關密語般的 dress code，白襯衫搭配黑領帶，原本還逼迫大嬸們擠進校園時期的軍訓裙，後來因窒礙難行，只好改成黑長褲。彷彿又回到我們的少男少女時代，還有七嘴八舌的班會時間。

《溫馨感人篇》

「各位同學，我有一些心裡的話想說，在學校的時候，大家都是很內斂的個性，話都是放在心中，我也是。這次我想通了，BIBO 的離開，讓我覺得有話一定要把握機會說出來，千萬不要等到對方消失不見再來後悔。」

「好的，請節哀，多休息，有需要幫忙請直接交代我們。」

「送 BIBO 最後一程，定當竭盡心力，不留遺憾。」

「我很傷心，也很自責，每次都是他聽我訴苦，但是在他痛苦的時候，我卻完全不知，也無法陪伴在身邊支持他。」

「不要自責，你懂他的，他不希望你難過。」

「不管在學校、畢業後，還是有了家庭，只要是班上的事，我的私事，工作的事，他都願意傾聽。」

「還是覺得好不真實，他真的離開了嗎？真的嗎？」

「雖然再也看不到他，但是 BIBO 會一直活在我們的記憶裏，我們也會永遠記得他的聲音。」

《哭笑不得篇》

「可是我的卡奇裙穿不下去了！」

「很少有人還穿得下吧！」

「老闆！請問有給大孀穿的卡其裙嗎？（幫問口吻）」

「我也胖了 10 公斤，我們一起去買衣服吧！」

「光碟不能燒，可是可以放個隨身碟進塔位，體積不要太大！」

「光碟燒了有毒物質會釋出吧！隨身碟？？那要再燒一台筆電吧！」

《完全失焦篇》

「BIBO 可以不要走嗎？這樣這些可怕的舊照就派不上用場了！」

「你的醜照即將出現在學弟妹的 FB！哈哈哈哈！」

「我好不容易變帥，我不要這些照片浮上來！」

「經典難得的照片！」

「如果告別式那天我哭很大聲，有可能是因為舊照被公佈了…」

「誰叫你跟 BIBO 那麼麻吉，幾乎每張都有你，哈哈！」

《吵吵鬧鬧篇》

「BIBO 家裡也傾向不收！」

「一定要給，當作孩子的教育基金，她一個人照顧孩子很辛苦的！」

「都去西方極樂世界了，還要這樣嗎？這是同學的心意，況且同學是互相的。」

「其實現在真的很多人不收了，如果是要用在孩子身上，我們可以改名目，不然收了又不是用在 BIBO 喪禮上。」

「BIBO 是很客氣沒錯，拋下我們先走也是事實（抱歉，你沒有投票權了。），我尊重他生前不願麻煩我們的決定，但是婚禮不收紅包，喪禮婉拒白包，只准我們去分享喜事，看他走得從容，其它的甚麼都不給表現，好人都他一個人當，天下沒那麼爽的事。喪禮是不用花錢？小孩是不用養了？那我在家默哀三分鐘不就好了，口頭慰問我也很會啊！」

豔陽高照的這一天，大夥相約在公館集合，專車開往二殯的路上，許久不見的夥伴忙著寒暄，分享近況，整車鬧哄哄，如果省略少數幾位表情肅穆的陌生乘客，再搭配五香乖乖跟帶動唱，儼然復刻版遠足成行，所有人都忘了提及你的離去，也或許根本不願相信你的消失不見，因為有歡笑的地方就有你，一種無須言說的存在。

久違的班遊彷彿精彩重現，喧鬧持續張揚，直到詭異的氛圍替換車窗外的街景，漸

漸駛進告別的邊陲，此起彼落的笑聲也很聽話，瞬間嘎然而止，耳邊傳來陣陣的誦經聲與佛教音樂，準備迎接這一場無奈的重逢，我腦海裡響起了周杰倫的『千里之外』…

我送你離開，千里之外，你無聲黑白。
沉默年代，或許不該太遙遠的相愛。
我送你離開，天涯之外，你是否還在。
琴聲何來，生死難猜，用一生去等待。

等不及合唱的費玉清把副歌唱完，大家依序下車，順道卸載沒有說出口的不捨，伴隨離愁。沿著時光的序列，追思影片引領我們回到有你的每段精彩，再次並肩齊聚，溫習同窗歲月的點滴，任憑想念滿溢眼眶，臨別的珍重提醒化作裊裊清煙，飄向天上的彼端。

親愛的 BIBO，
再見！不見。

我小小的妳

分子醫學研究所七年級 彭士桓

明亮的午後吹來幾陣涼爽微風，我牽起妳小小的手，走在綠意盎然的草皮上，任妳領著我橫衝直撞。有時候一陣風、一首歌、一種溫度、一個畫面，都喚起過往美好且不凋零的回憶。

在產房門外來回徘徊著，有的另一半看起來神情自若地坐在明亮走廊的角落滑著手機，有的老公雙手合十沈默不語身旁伴著年邁的父母。不愛背包的我，背著老婆早先準備的沈重潮男包，裝作若無其事的閒晃著，這非旦沒有舒緩緊張的情緒更徒增莫名的害怕，一位孕婦躺在還印著些許鮮血的床單上，被醫護人員迅速地推往休息間，她猙獰的表情像肋骨斷裂般，不到十分鐘她的老公驚恐的奪門而出請求護士協助止血。看到這如同恐怖電影的景象，不禁將所有不好的情節在腦海中轉了一遍，「你還好嗎？看起來好像很緊張。」電梯旁的警衛果然見識多了。每個哭聲都像警報器，吸引所有在場男士的目光，只有護士抱著小小的皺老頭並報出母親姓名後這才真相大白。那短短的一兩小時卻像是想睡又不能睡的課堂中。

「哇哇哇…」又一個美好的生命誕生，此時產房門外已顯得空蕩。老練的護士抱著五十公分的小女嬰，充滿茂密烏溜的黑髮、眼球佔據了整個眼睛迫不急待地想搞懂這世間種種，我沈浸在那溫馨的片刻卻早已不記得護士說了些什麼，只要她健康就好。我們女兒的誕生就像苦讀十個月後終於學成，辛苦的老婆臉色蒼白一動也不動的臥在病床，我因為心疼和無能為力而落下男兒淚，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一旁默默地陪伴、等待她的甦醒。

我看著她想起了第一次的約會、第一次心動的旅行、第一次一同規劃生活的目標，太多的第一次值得細細回味。在低溫又充滿藥水味的單人休息室裡，我躺在行軍床上數著過往，那快樂的回憶蓋過了軀殼的疲憊。終於醒來了，低劑量的咖啡讓她暫時忘卻了疼痛，我們相視而笑等待著她身體的恢復。束腹、攙扶、上廁所、進食、排氣、擠乳、探視嬰兒等等反覆在那三天裡。一轉眼，我分送著滿月禮，臉上藏不住喜悅，那一切都如想像般美好。

身為新手父母要學的還是太多，即使資訊再怎麼發達，有些事依舊顯得無助。一個多月可愛白白胖胖的她，突然在半夜裡發起高燒，充滿活力的她突然像洩了氣的皮球癱軟著，焦急的我在通了幾通電話後決定直奔急診室。在醫生簡單的詢問後，需要住院檢查並確認原因，老婆抱著她坐在急診走廊的椅子上不斷地哭，有別於產後憂鬱的那種自責難過充斥著空氣，我也害怕的手腳發抖直冒冷汗。將她交給護士後，我們難過的哭泣了一整晚，小小的她因為我們的疏忽而泌尿道感染，她小小的手插著點滴注射著抗生素，我暗自祈禱願所有病痛都由我承擔願她早日康復。接下來一週的日子裡，我們只能準時探望她，並希望時間能夠快轉，讓她盡快回到我們身邊。經過了這難忘卻再也不想發生的經歷後，我意識到父母對子女的愛是超越世間任何一切並無法言喻的。

又一對朋友在社交軟體上宣布了生子的喜訊，恭喜終於可以體驗為人父母的喜悅與辛勞。我看著坐在身旁的小女孩，會走、會捉弄人、會發出我聽不懂的語言、會搶食物、會笑著抱著你、會用寥寥無幾的乳牙咬你，她用成長紀錄著時間在照片與我的腦海中。那短短的一兩年上演著人類的進化史，一切來得太突然。有沒有吃飽睡好？在學校與朋友相處如何？是否找到了自己喜愛的事物？在生命中遇到對的另一半？有沒有被欺負或受委屈呢？有沒有好好照顧自己？小小的妳牽起了我們溫暖的手，開心的一步一步邁開步伐，似乎在對我們說：「別擔心！只要往前走就對了。」我們用心相處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永恆的未來向我們招手，而在產房外焦急的我也正笑著與我揮手告別。



美是人間不死的光芒



環境衛生研究所博士 商育滿

• 美

美國詩人小說家賽爾妲·費茲傑羅的名句：「我不要只是活著，我要愛著，並藉此活著」（I don't want to live. I want to love first, and live incidentally - Zelda Fitzgerald）。很多時候，我們只是克難的生存著，而非活著，即便是活著也不見得有美感的活著。我內心推崇嚮往的美，並非只是物質的虛華艷麗，更多是心靈的平衡自在。如佛家講的「般若」，因領悟真理而產生的愉悅感動，此絕非出家人或讀書人獨得獨享；

如南懷瑾先生曾講述：即便是幹粗活的板模工人放磚抹牆，那一磚一抹特別穩當平衡所帶來的自我滿足，便是美的一種生活體現。因此「美」這件事，是鼓勵共同追求的，也是該被信奉尊重的。

• 美麗的外表是內在智慧的延伸

美麗的外表是內在智慧的延伸。人都必須打扮梳理，並非花枝招展或穿金戴銀，而是基本的整潔之外，還要有一種美感的呈現，是對所處環境的一種尊重與共榮，衣裳配件而言，從材質到款式，從顏色到風格，都必須有一種協調的美感，這便是雅。除了穿著，更多時候是行為上的美感，從舉手投足，說話語調音量，臉部表情，到人際應對，都必須具有一種和諧的舒適感，這才稱為雅緻。這份雅緻，是所謂賞心悅目的風景。然而成就這份雅緻的風景是要付出代價的，要花點時間，金錢，花最多的是心思和甘願。常在推門進公廁時見到相當不美的畫面，嚇得掩鼻而逃。我所處的大樓，每一位都是穿著整齊，打扮入時且氣質優雅的淑女，當她們不慎留下紅的、黃的、黑的圖騰在便盆四周而未順手清理，想必是不願影響了自身的美麗心情，或者怕玷污了潔淨的手指與美麗的衣裳。倘若自己產出的各式「彩繪」破壞了環境應有的潔淨之美，卻容許它的存在而置之不理，他人見著只能作嘔，怎還有美。

除非當事者深覺作品太美而必須保存，那麼創作者應會珍惜且駐足欣賞讚嘆，是吧，實則不然，偶爾「有幸」遇見本人的，都是低頭快步閃人，更多是無人署名的「遺作」而令人嫌惡，豈能有美。

近年媒體與大眾對名人是否整容美化，如同犯罪一般的監視，甚至嘲弄到誇張的程度，令人不感苟同。民主社會鼓吹做自己生命的主宰，當然包含做自己身體的主宰，包含透過任何一種方式進行美化。有人用學識與智慧，有人用行善與笑容，有人用化妝與衣裳，這好像都可以被接受，那麼為何整容就該是一種罪惡？若他本人覺得很好，那麼外人能有什麼意見，又該有什麼意見？

常聽到一種論調：整容因為會動刀，

有風險，是一種罪，但若個人願意承擔，那麼旁人實在不必太執著，況且若真有罪，植牙與補兔唇等手術是否亦該被討論，因為這些都屬於非「自然態」，除了修補生理層面的「功能」之外，也偷渡了心理層面的考量。另一種論調：有「觀眾」覺得被「欺騙」，那麼任何一種裝扮或改變都應該被同等批判，然而追求美麗賞心悅目，不該被批判。還有一種論調是：整形失敗，變得更醜或變形，於是導向了醫學科技的技術問題。

所以結論是醫學科技不夠進步？若是所有的修整都不必動刀動槍，割來縫去的，只要抹一種產品，或進入一個照射艙便可快速完成，便可隨心所欲的達到所有效果，那就不必背負這樣的罪過了？很妙的是，



當每個人都超級無敵的美貌，且很「自然的產生」，那麼外表反而不再是第一重要了，是吧。如此的國度，我們重視與珍惜的，將會神奇的進化成內在的契合與本質的美好與否，是種更深層次的生命之美了。



-
- 苦難中的美

辦公室就在大醫院的急診室附近，有機會看到許多的貧窮，愁苦，傷痛，對照著更多的富麗，奢華，享樂。面對任何的奢華享樂，大多時候我們都可以輕鬆轉身，心想反正那些不屬於我，沒有那些物質的我，現在也過得很好。可是面對悲傷哀痛，我們就很難立即抽身，總會心頭震動或抽皺面容，想著自己能做些什麼，或者自己何其幸運不必受此苦難，又或者想起自己也曾經或者正經歷著這些難關…總之，想得多一些，難過多一些，體會多一些。

聰明能幹的母親善與人爭，爭取，爭執，爭奪，爭論，無論爭什麼或者與什麼人爭，這輩子她幾乎沒輸過，但是晚年洗腎又失智，身體孱弱。幾年前我們一同在

外上公廁，她從隔壁間傳來欣羨：好羨慕妳可以尿得這麼大聲，像石門水庫洩洪一樣，我調皮的回：幹嘛羨慕，妳也可以呀！她說：早就不行了，現在都無法正常排尿了，我只能勉強擠出幾滴，如果可以像妳這樣的解放，不知該有多好。我驚覺，原來如今她能爭的美，竟然只是正常人覺得害羞的大聲尿尿。

有位學術地位極高與教育經歷極豐的長輩，桃李滿天下，常常談笑風生，妙語如珠，晚輩追隨者眾，奉承之人環伺，他自然常常開示一些人生的智慧之語令人讚嘆。去年輾轉得知他罹癌，覺得自己落魄不願見人，但上週竟約一向調皮搗蛋，卻又深得他喜愛的我在診間門口。他已經滄桑虛弱到癌末病人常見狀態，自信與自若也已完全消逝。他拉著忐忑猶豫的我一起進去見醫師，過程中他在意的，無限關切的是他的大便狀態。出了診間，又花了二十分鐘跟我討論大便的細節和失禁的處理。我驚覺，如今他擅長談論的，是我們以為理所當然成形的大便之美。

救護車疾駛而過，由於非常頻繁，剛開始到此辦公時心緒每每隨著鳴笛呼嘯飄去，心想又有人傷亡了，同時猜想著病症是否嚴重，是否救得活，醫護人員一定像風火輪般的飛奔……想自己都不安了起來。不知何時起，救護車的笛聲都被消音了，

好久都沒聽過了。今日特地仔細聆聽馬路上傳來的各種聲響，一小時內就有 4 次的救護車呼嘯而過，原來這個頻繁的警示，已經被我麻木的大腦當成背景聲音，壓到後面的圖層蓋住了。我檢視自己不知覺的改變，是否因為見多了，就不足為奇，就麻木了；是否因為無法救贖所有的人，就選擇視而不見。是否因為因果各負，不干我事，就無需關懷；最重要的是，他們是否會因為我的關懷而變得更好？或甚至亂了世界該有的行進韻律？這些來回的自我爭辯使心中失去了平衡與自在的美。

• 隨遇而安最美

夏日的豔陽曬得人發昏，在台北市徐州路的人行道上，手中的洋傘其實杯水車薪，滿頭大汗的走著，映入眼簾的是行政院圍牆內的黑色鐵拒馬，以及它滿佈的尖銳鐵刺，這些都是幾次遭「突襲」之後的防範。原本的徐州路是台北市少見的美街，二旁有香楓與樟樹，因為包含在台大醫學院校區內，道路寬敞，交通卻不繁忙，商店極少之外，人行道的路幅又給得很大方，非常適合散步遊走。當時對這些紛擾的出現有些苦惱，每天走過見到那些塗得炭黑的拒馬，破壞了原有的和諧與安靜，突兀的鐵網也破壞了街道該有的中立。深深期待這些高聳的干擾能被移除，欣喜的是，近日見到在排列整齊的尖銳鋒利上，綻開

更豐潤的生命盎然。藤蔓溫柔而堅定的纏繞著鐵絲與拒馬，因為每一個尖刺都工整的陣列著，所以葉片也就一左一右規矩而端正的生長，每一條藤蔓都自然的挺向陽光，成了一幅美妙的畫面。體悟到藉由挑戰試煉，更顯生命的韌性與珍貴，至終，這些荊棘都成了背景與陪襯，結構出最動人的畫面，如詩人徐志摩所言：『美，是人間不死的光芒』。



宏觀而言，學會轉念用正面態度看待困境，是一帖變美的良方；誠心尊重與欣賞異己，世界於是有了平衡的美，恰如徐州路旁盛開的花草，單純的容顏下有最動人的美麗本質。微觀而言，快樂健康是上乘的美，榮耀財富像一頂皇冠，只能撐場面和展現權勢，皇冠下那份美麗的心情才是努力追求的，即便是戴著草帽或斗笠，若透過利己利他的胸懷綻放真誠開心的笑容，那便是無比的美。